

泰州志卷之九

奏疏

請均泰州田糧轉聞疏

黎堯勳 樂至人本州知州

懇乞比例均攤田糧以蘇民困以安地方事嘉靖二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奉本府帖文嘉靖二十二年三月初三日該奉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 劄付前事准戶部咨該本部題山東司案呈奉本部送於戶科抄出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

泰州志

卷之九

王 題稱據直隸揚州府泰州申准本州知州黎堯勳關稱前任如臯縣知縣有該縣民人王有剛等因田地坍江稅糧不均要行比照本府所屬興化縣均田事例分處據告查勘是實節經 奏行都察院轉行巡按衙門委宮丈糧均派今有本州鄉民里老李牧蘇遷等見得如臯原係州屬縣分田地疆界相叅均糧各稱便益又見本州地方與守禦千戶所軍十二鹽場竈戶雜處小民田地節因凶荒盡被軍竈餌買爲業不行認糧又不當隨田糧站亦有勢豪之家買田不行過割故貧者田

少糧多富者田多糧少每歲徵糧貧民杖扑卒至
逃竄棄下田地歲久荒蕪又被豪強侵占其逃戶
遺糧在里逋年包賠至累糧長破家代納及今大
造黃冊查得糧多里分戶口空虛蒙州遵照戶部
條約將鄰都子戶撥補格眼但思逃絕重糧流毒
未已若不處豁民困終不得蘇情願比照興化如
臯等縣均攤事例將槩州田地丈糧均攤永蘇貧
困等情各告到職隨行各都里逋通將各戶田地
自行順里丈量報數在官要行照田均糧人情頗
順再無他梗備由具申合干上司照詳蒙巡撫王

都御史批據申卽令查勘已徹民情樂於均攤軍
竈亦皆帖服且輕重損益惟民情土俗爲之使槩
州原額糧數不失又與大造黃冊事體無碍信如
所申知州厲精之政得民之心可槩見矣仰府查
照原申速行吳推官前去該府督同黎知州從實
覆查停當惟公惟明照高郵等州縣事例酌量均
平因地徵糧永爲定規行令軍竈一體照田納糧
隨糧出站事完造冊繳報又蒙巡按直隸監察高
御史批看得大造黃冊將及垂成均攤田糧實不
少緩仰揚州府管冊虞通判卽行會同該州知州

黎堯勳查筭槩州田糧總若干數拘集里老人等
臨田履畝仔細踏勘中間如糧多田少有糧無丁
量爲扣減如田多糧少及有田無糧量爲增加俱
照田糧派則均攤查照高郵如阜興化事例毋避
勢而縱豪惡之隱漏毋畏難而失政體之均平心
本不偏不倚事惟從公從長完日具由繳又蒙巡
按直隸監察胡御史批殷實田多而糧少甚或有
田而無糧貧民田少而糧多甚或無田而有糧此
係地方積弊仰該州掌印官遵奉戶部題 准事
例悉心查派仍不時單騎躬詣各鄉勘視以杜下

人朦蔽之弊務使民竈僉服貧困永蘇方副本院
責成之意事完繳報等因於本年八月內蒙本府
虞通判親詣本州會同卑職依蒙督率官耆里遞
人等又行覆勘明白將各戶田地備造魚鱗文冊
一百八十七本呈送到官拘集書筭關防磨筭查
照本州原額官民田地數目比照興化如阜等縣
事例均攤於內查出有田無糧人戶杜越王鏗馮
官音保等七十戶俱各陞科無田有糧人戶夏連
顧鎮等三百八十戶俱各除免田多糧少繆洋錢
深徐蘭等七百九十七戶俱各增派田少糧多高

福吳長兒等一千二百二十戶亦各照田減除其
該州無糧荒田共積出六千九十頃九十六畝九
分六釐俱從輕灑派共增糧五千五百六十二石
三斗八升八合一勺以補民竈逃絕重糧及有糧
無田之數已經分派停當造冊回報外其中減糧
貧民歡欣鼓舞甚於更生而增糧人戶自知田數
在官亦難變動但查得如阜縣均攤糧數已經造
入黃冊緣本州田糧重大自本年五月內丈踏送
官磨算均攤至九月內方完已過大造期限其均
過田糧未入黃冊恐日後官遷時異有等奸豪富

竈因種無糧田地安逸日久一旦認糧中懷顧慮
不免妄生事端希圖減派又將嫁害貧民仍令包
賠終非可久之計爲此關煩轉達撫按上司乞將
本州均攤田糧先行具奏行令軍竈一體照田納
糧隨糧出站仍將均過田數候下年造入黃冊庶
事無更變貧民永蘇等因具申到臣案照先據該
州申前事已經批行委官查勘明白比例均攤去
後今據前因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高 看得
該州所申均攤過前項田糧應增應減并積出糧
石數目果有實效貧民不復包賠奸豪不得欺隱

人心稱便賦稅稱平深爲槩州便益但分處停當却直大造黃冊將完不能載入欲要先行具奏使軍民一體遵行不致日後更變待下年通併入冊永爲定規一節無非恤民均攤賦糧之意似應俯從伏候 命下戶部查照轉行臣等仍行該州將前項均攤田糧照數備造實徵文冊在官出給由票與各戶執照辦納稅糧隨糧出站待造冊之年一併造入中間敢有好豪詭計展轉仍圖減派捏詞告擾等項從重問治如此庶貧困之民免徵無田之稅奸豪之民難隱無糧之田矣

秦州志

卷之九

五

薦處士王良疏畧

劉節

爲開讀事據秦州知州任洧關稱得本州儒士王良學問淵源孝友純篤淮揚南北鮮見其儔不以科舉文字做出身階梯每以聖賢義理爲入道門戶杜門養素絕跡城闈淡然無仕進之心確乎有尙友之志縉紳傾仰遐邇聞名且狀貌魁梧春秋盛壯據其所蘊大用有才誠滄海之遺珠聖世之高士也

又吳悌

爲舉逸民以昭聖治事臣始嘗聞人言東海之濱

泰州安豐場有士王良可當其選者然嘗竊慮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處士驚虛聲以欺世亦時有之故惟藏之中久矣臣近因奉命來巡兩淮乃得博詢於衆庶聞其早歲僅受讀孝經論語亦不甚解蓋非素業儒者比及三十時所讀書若或啓之從此一意向學銳然以聖賢爲必可至乃始論交于天下之士證疑于孔氏之書久之而所得日以遂焉其孝友忠信孚于鄉黨宗族而開導作人務盡其材四方之欲問業辨惑者羣至其門好學之志老而愈篤臣試覈其名實果亦符應然後就而訪

泰州志

卷之九

六

之見其人襟懷灑落儀度雍容真機流行不事矯飾雖因執喪哀毀氣體稍弱而議論疊疊曲中心精誠潛通使人有所感發蓋其學主於自得不落于言語文字之詮且少無觚翰之習長不踐聲利之場平生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工夫最直截簡易而行年六十造詣日深就其所至殆庶幾乎若玉之琢不復爲璞若金之鍊不復爲鑛視世之拘儒曲士顧非所可揆者斯亦洛中之儔而與弼獻章之流也斯可謂聖世逸民矣

易名崇祀疏

吳 姓

與化人
尚史

爲表章真儒乞議易名崇祀以明正學以光文治
事嘗考周禮士之有道德者沒爲樂祖祭於瞽宗
又古者士大夫死而易名以彰歟行爰有謚典雖
褒崇各異其於表章先哲翊揚風教均也而况嗣
明道術德在人心功垂萬世者謚與祀固可緩乎
哉遡自孔孟下迨宋儒或稱千聖之真傳或名六
經之羽翼有功斯道俱隆是典至於我朝太祖開
帝統於中原列聖顯文謨於奕世淑氣所鍾名賢
輩出如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等業採羣議
各予美謚侑食孔廟崇儒重道於斯爲盛矣而臣

竊以爲未盡也其間名世間出真儒蔚起或以歷
世尙淺偶因公論之未定亦有潛見殊遭苦於表
章之無人雖洙泗一脉不乏繼統之賢而俎豆千
秋容多未舉之典然不墜者道不晦者心今聖明
御宇正大道中天之會而禮官議謚乃微顯闡幽
之時所爲紹明聖統表章實學經正民興千載一
日天蓋以開陛下也以臣聞見最真私淑有年世
未遠而居甚近風猶在而澤未斬如故儒王良者
臣謹據實爲陛下陳之良秦州安豐場人場俗故
業鹽無宿學者而良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

盥冷水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
何用人子爲於是出代親役入灑掃定省如古禮
惟謹時武宗朝嬖倖佛神等索鷹犬於鹽場有司
派諸竈丁有良父名良毅然代父往極言利害事
遂寢久之謝役秉禮爲儒者行益純忽心量洞明
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行住語默皆在覺
體中王守仁巡撫江西講良知之學良聞而造之
往返問難悉其精微已而太息曰是良之罪也夫
何風之未遠也駕蒲車北謁孔廟所至以道誨人
留京師一月竟諧衆心而反良骨剛氣和性靈朗

徹見人眉睫卽知其所存接引人無間僕隸雖貴
顯悍戾聞言媿悟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使本
疑頓釋機應響疾是時同講習者如山陰王畿安
福鄒守益吉水羅洪先皆海內名儒從良學者甚
衆而林春爲第一春亦秦州人以會試舉首官吏
曹至文選郎中尊信師說終身不懈蓋良之學以
悟性爲宗以反己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門
以大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
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所著語錄及
樂學歌孝弟箴求仁方格物要旨鯁鱗賦明哲保

身論皆洞察性理鼓吹聖統脫訓詁之筌蹄探孔孟之精奧總之良得力處透悟似九淵而不鄰於禪窮理似朱熹而不滯於迹先臣大學上趙貞吉稱其契聖歸真生知之亞蓋實錄也洪御史垣構室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表其學海濱學者尊之爲夫子迄今宇內士大夫皆稱之爲心齋先生良歿而其子工璧最知名獨得其傳世儒亦稱爲東崖先生璧博問精討溯流窮源生平嚴取子敦孝弟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表嘗與門人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爲有舞雩詠歸

秦州志

卷之九

九

之風海內名卿鉅公如李文定春芳凌中丞儒羅叅政汝芳聘迎無虛日又如臣邑韓貞以村里陶人一游其門卽成彬彬儒者今祀鄉賢有光邑乘益見良之風教遠也皇祖朝議良從祀未果今公論久而益定大道闇而日章臣愚竊謂布衣易名從祀自胡居仁而下無有右於王良者臣因是而知聖賢淑世之功大也在昔韋布主盟斯道刪述之業與平成之勩其茂空言之垂與典謨之訓並傳何哉蓋道之不行其患大而道之不明其患尤大不行之患升沉猶在世運不明之患晦蝕遂在

人心世衰道微異學蠡起邪說橫議簧鼓世教其
做流爲乾竺老莊而其禍慘於洪水猛獸所賴天
生聖賢提醒聾聵振覺世之金聲掃迷途之榛棘
倡明絕學昭於大道如夢者困而得覺醉者迷而
得醒良知格物之學真千聖之嫡派而儒者之正
宗也議者謂王守仁之功不在孟軻下臣亦謂良
之功不在守仁下蓋守仁之學得良而彰明於世
守仁名位顯赫事業彪炳世皆知之而良之功在
萬世之人心祇以隱處草澤表章無人未崇大典
臣生同里聞素得於聞見之真故敢據實敷陳庶

泰州志

卷之九

十

幾揚潛德之光翼文明之化云爾伏乞救下禮部
會集羣議如臣之言不謬將先儒王良議謚從祀
孔廟併將良所著語錄諸書編於性理大全之末
列在黌宮詔示後世他如議祀儒臣尙有臣黃晟
羅倫章懋黃仲昭吳與弼鄒守益皆緒接真傳有
功道統曩者廷議以祀典隆重姑俟論定若併議
褒崇尤昭公論於以明正學而光文治臣所爲天
以開陛下者豈非聖世第一美政哉

請謚名賢初揭

劉萬春

州人武選
司主事

爲合闈應謚名賢乞賜採擇以光大典以昭公道

事古者士大夫歿而易名以彰嫚行爰有謚典雖
褒崇各異其於表章真儒闡揚忠直風勵人心均
也職鄉淮海一隅名賢輩出或以一代大儒鼓吹
文治或以兩間正氣砥柱乾坤功業與文章並茂
實錄與清議齊芳而易名萬一掛漏此亦熙朝一
缺典也茲以職鄉諸賢之最著者與舉朝高賢碩
哲共評騭之一爲泰州王心齋先生名艮先生少
未學問讀論語孝經忽悟聖賢可學以經微悟以
悟釋經行卽悟處悟卽行處如此有年人未之識
也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先生說論語詫曰此絕

泰州志

卷之九

十一

類王巡撫公之談學卽日造江西服古冠服賦二
詩爲贊上坐論學辯難屢日始師事焉先生接引
人無間僕隸雖顯貴悍戾不說學者聞言皆悔謝
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使本疑頓解雖村
里陶人一游其門卽成儒者彬彬如也所著有格
物要旨勉仁方樂學歌并語錄等書傳於世蓋前
哲稱先生之學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
學啓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
法與越中並稱王先生辛丑館課表揚畧盡竊謂
議易名于今日未有逾於先生者也一爲興化胡

心安先生名獻先生事親敬謹人有戲之者曰汝父怒汝卽日夜請罪父以戲解之再三方起居室相敬如賓無惰容媒言中弘治丙辰進士選庶常改試御史時戚畹張鶴齡兄弟恃勢橫甚人莫敢嬰先生以試職上疏直糾蒙詔獄廷杖謫湖廣藍山縣丞尋陞河南宜陽縣知縣剛峭神明一塵不染考課天下清官第一歷提學僉事憲副卒於官有子一人赤貧骨立亡何死無子邑士民立專祠尸祝之顏曰仰止先生自幼至登第處家處官矩步不苟言笑不妄窮顯不改節至今里人喜譚樂

道之一爲林東城先生名春亦秦州人先生家貧甚嘗日中不能炊貫米於隣不得行歌自若從王心齋先生遊聞致良知之說至夜中睡醒無人處輒嘖嘖自喜不休遂欲以躬踐之居常以竹筭注膏繫衣帶間唯所適則出膏於筭燃火誦讀堅苦已如是舉嘉靖壬辰會試第一選戶部主事調禮部主客又自禮部調吏部色溫氣柔不以行能先人也而長厚清苦惟繩墨自立以母安人病癱臥謝病歸養則益恂恂謹甚如故儒生時家無一錢亦不以取於人家有一錢亦必以施

走安豐就王先生叩所疑義有海安巡檢逆之屢
日先生一蹇一奚巡檢呵殿而過其前先生爲遜
立田畔物色之不得其起爲選郎也赴官泊淮淮
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不亟謁供張又薄若不知
爲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先生白太宰
以過淮事薦其廉靜懇乞留之更得調永平內郡
居無何病一夕卒出其橐僅四金不能棺其寮友
爲之棺以歸歸不能葬守刺賻之錢以葬蓋自束
髮至易簀未嘗一日不講學其論學輒曰吾師心
齋說如是家只餘數椽蕭然四壁里人今猶思之

秦州志

卷之九

三

一爲宗方城先生名臣亦興化人先生詩文絕世
海內推爲才子至今騷人墨士幾欲向百花洲而
憑弔焉顧先生志行相尙不獨文苑其在比部也
時楊忠愍公橫死先生與王弇州輩經紀其喪哭
之以文柄臣切齒特爲主爵者所知其在銓部也
門無襍賓心淡如水司功管外計所斥黜任怨秉
公人莫得見其面自是側目者衆柄臣乃擠之外
其叅閩臬也丁倭寇入會城諸監司各守一門先
生得西門會報寇至各門俱閉百姓號哭不得入
先生開西門坐詰而入之復檄壯士有不肩薪穀

而入吾西門者不得納蓋先生度人聚無食用必
亂故人各持所有以入所全活以數萬計而又撤
城上兵廬曰兵不雄之行間而雄之屋上哉激守
陴者決死戰聞竟以無恙尋卒於武夷止止庵中
易箒時立占三絕句而逝聞人歌思之不衰郡邑
遍祠於學宮武夷山專祠焉亦無子一爲通州顧
冲庵先生名養謙先生舉嘉靖乙丑進士時李文
定公在政地館選且屬意矣先生顧雅有劉忠宣
張簡肅志考選日避居西山已乃除計部歷滇閩
粵浙勞勩爲多其部杭嚴會陰賊馬文英煽構辱

秦州志

卷之九

齒

撫臺率七隊陳德勝輩橫行鼓亂衆莫敢誰何先
生不動聲色密授方畧於防訊不移時立捕文英
等九人斬以徇遂單騎入營召譁卒前語之曰若
等法當死吾第坐首亂餘貫不問一軍懼伏後督
遼左撤封貢酌市欵修屯置壘至親犯矢石擐甲
登陴以先將吏嘗從數十騎按小凌河猝遇 幾
十萬先生開門張蓋手取卮酒飲不輟 驚愕逸
去卒設伏擊斬無算尋進位少司馬以雄才大畧
稱焉此外又有淮陰丘震崗先生名度先生涵養
深厚世味淡然自司李迄光祿卿俱廉惠有善政

而其矻然大節尤在處御史劉臺一事既忤江陵相旨深恤劉御史之父復絕口不言德其古誼有爲人所難者先生雖非揚產乎第淮紳已跼然足音而從子可孫又溘然朝露倘不爲拈出以掩遺芳尤直道之所不敢出也諸先生音徽未沫月旦同推况已經奉旨下部職等輒敢掇拾見聞以質公論唯名公俯採焉

請謚名賢再揭

劉萬春

州人武選司主事

職等昨有應謚名賢一揭爲王心齋胡心安林東城宗方城碩冲菴丘震崗六先生而發也其芳躅

秦州志

卷之九

五

懿行畧具前揭業已達之當事名公以脩採擇矣揭內止於六先生者蓋因世遠人亡公論以久而定故掇拾遺事用光盛典此外尙有忠肝蓋世如凌僉院儒清操絕俗如劉職方永澄學守俱粹如王吏部納諫皆熙朝之俊特千秋所景仰者也祇以蓋棺未久宿草猶新雖切一念之秉彜少俟將來之蒐集數年之後當有起而昭揭之者矣

天啓三年九月十九日

崇禎六年二月

工部為

報歲修

高堰堤

上錢糧

事河臣朱

光祥曾

有分黃

疏內議

武家墩

開洩之

故關淮

泗地方

之利害

最大須

總河撫

按會勘

的確由

今觀之

則武家

墩亦高

豕堰堤

名之一

開尚且

修之開

豈易言

相度各

江北在京鄉紳合懇塞高家堰疏畧
為

祖陵關係甚大開浚利害宜審謹效愚忠仰祈聖
明採擇以鞏萬年大業事一謹按高堰者北當淮
泗之冲南扼漕湖之吭地形最為高峻而淮揚兩
郡及高寶興泰山鹽數十州縣地居下流所謂懸
水數仞建甍之勢也東南保障全藉此一堰是豈
可輕議開洩者善乎河臣朱光祚疏云以三丈之
水勢灌千里之下流仰受既不能容俯又不能
洩數郡縣不胥而魚乎此不易之確論也近日建

泰州志

卷之九

六

議諸口以錢糧不敷工料難集欽限三月踰期未
完民間之田尚沉水底東作失時西成何望僅存
災黎方且泣對重淵束手待斃而三閘一開勢必
以淮揚為壑行見淮泗之水滔滔東注將高寶一
帶漕堤蕩為湖海運艘挽捧無路則數百萬漕糧
何由而達京師各鹽場盡皆滄沒煮海無策則百
餘萬鹽課其將問之水濱必至冲壞田廬漂蕩數
百萬生靈則數百萬國稅誰為輸供况開濬諸費
業委水衡于逝波若待淮揚水患頻仍不可收拾
之後勢不得不議塞又不知費朝廷幾巨萬金錢

如是而國計民生甚不便矣國家財賦半在東南
今一舉而阻運道廢鹽課棄兩郡數十州縣生靈
是何可不爲之深思也議者又曰高堰旣不可開
則何以設三閘也臣等查高堰自明興以來從未
建閘建之自萬曆二十三年始然未幾旋議埋塞
夫歷二百六十餘年開者一時而塞者永久固爲
數郡民生漕鹽國計關係匪輕抑亦審于形家聚
洩之理有利于蓄而不利於開其爲祖陵地脉計
者未嘗不深遠也今高堰日就圯壞識者岌岌乎
抱宣房瓠子之憂有地方之責者方急議修築以

求鞏固之不暇而可輕言開濬乎哉臣等生長淮
泗之鄉沐祖宗數百年培養習知地方利害之原
輒不勝鯁鯁過慮而共摺其愚忠如此

崇禎六年三月

日

申文

本州鳳陽倉米申文

萬曆二十年三月陳應芳

申爲州疲賦重飛糧併累比例懇停急救民命事
奉本府帖文抄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高批狀據
本州民丁濱等告稱揚州十郡邑共糧二十二萬
泰州該六萬七千餘石盡出下鄉湖蕩田地近遭
減闢分水下流漕堤時常崩潰十年九災糧差賠
累春不得耕秋無可熟財盡民窮每苦萬狀禍由
嘉靖三十年間江南省屬凶荒將應納鳳陽糧米
五萬四千石飛派本府各屬承替辦納以待豐年

泰州志

卷之九

六

歸復本州加米一萬九千八百九十六石九斗三
升逐年賠解流禍刺骨累死厥遞陳遵黃九龍等
七十餘命先萬曆七年高郵寶應興化於均田大
造之時具告前院各蒙停徵一半單卷存府獨有
泰州田沉水底不能丈報未蒙蠲恤等情蒙批仰
府查報備蒙卷查前項鳳米先爲丈田畝清浮糧
以甦民困事奉例丈田均糧高郵州停徵十分之
六興化縣停徵十分之五寶應縣停徵十分之三
今丁濱等告要將該州鳳米比照前例停徵一節
是否與例相合事干錢糧合行查議爲此仰州官

吏照帖事理卽將告民丁濱等行提到官細查所
告萬曆七年均田之時該州果否田沉水底未經
丈報蠲恤今告停徵應否與前例相合逐查明白
具詳連人解府以憑覆覈轉詳施行奉此遵依行
拘告人丁濱等審問問據槩州老人里遞柴蘭等
呈爲極災地方飛糧積累懇天比例申停以甦民
害事內稱泰州地濱湖海自隆慶三年黃河夾淮
破漕潰堤傾注高寶興泰四州縣萬曆九年丈田
之時該高郵寶應興化各申水患告停浮糧蒙各
院道勘議該州縣起京額糧例難蠲免而鳳陽倉

代納糧米委應減停酌以水患重輕量爲停徵分
數各有卷證其時本州知州患病不親堂政兼以
田沉水底又難丈量未經請恤遂致賠累迄今二
十餘年無田有糧死亡逃竄苦不勝言今具告按
院高爺登城閱水垂憫災傷出示行府查處議豁
槩州疲困延望更生切思年豐之時可替江南代
辦災傷之極卽額稅尙望改折而飛糧豈堪徵併
但今下鄉一百三十四里田沉水底不辨疆界難
施弓丈而計都指里除堪種田糧不開外積年拋
荒上下鄉計田五千九百二十九頃五十八畝零

比三州縣浮糧田地更爲加倍伏乞踏勘查照前
例申詳又據通學廩增附生員呈爲災傷地方額
外代糧懇乞照例申停蘇恤疲困等情各到州當
堂審據萬口一詞各稱前情無異猶恐不的隨揭
查各年坐派鳳陽倉糧米緣由除該房卷宗年久
泯爛無存外止查得嘉靖二十五年卷一宗坐派
本州鳳陽倉米二千二百八十四石四斗四勺六
撮嘉靖二十七年卷一宗內開本年有收二分例
徵三分共五分坐派本州鳳陽倉米六千五百五
十一石七斗一升五合八勺九抄二撮後不知何

年起不論災傷坐派本州鳳陽倉米一萬九千八
百九十六石九斗三升又查得萬曆九年八月分
奉府帖該奉撫按道劄該戶部題爲丈田畝清浮
糧以甦民困事備仰本州一體清丈該本州前任
知州吳道立備行各鄉耆老保正廩遞等各役呈
稱本州田地先於嘉靖二十一年清丈明日錢糧
不失原額無容量丈目今下河一百三十五里自
隆慶三年被水滄漫疆界無辨十三餘年毫無耕
種田雖送人無人肯要小民節年賠賦錢糧苦不
勝言原因水災之故非出稅糧不均告乞轉達免

量以蘇民困等情到官覆審相同轉詳批允免丈
報部訖今該前因該本州知州游一面集同槩州
里老親詣各鄉田地逐一踏勘一面移關高郵州
興化寶應縣弔取原日一應文卷去後該本年三
月初十等日踏勘過上下二鄉田地今水淺堪以
耕種者一萬三千九百六十二頃九十畝五分內
起鳳陽米五千五百八斗五升一合其見沉水
底自隆慶三年至今不得耕種者其計荒田二萬
五千四百七十頃七十畝內起鳳陽米一萬四千
八百四十六石七升九合俱各取有里遞柴蘭等

泰州志

卷之九

三

甘結在卷

續於本年四月據高郵州興化縣關送文卷到州內開俱為丈田畝清淨糧以

魁民困事俱奉府帖轉奉撫按道劄據高郵州申稱本州田地止丈過高阜處所九千六百一頃二十七畝尙有一萬六千七百八十八畝見今水深二尺至五尺不等難以施弓候水退地出清丈另報申乞議處等因又據興化縣申報免丈今查各里田地水勢渺漫置足無地先經申報免丈今查各里田地水深一尺二尺已經種蒔者止得一萬一千四百七十四頃二十五畝水深三尺以上不堪耕種者共計一萬二千七百九十七頃八十一畝五分申乞併為議處等因俱蒙撫按具題戶部議覆除各州縣漕糧等項仍當全徵外其鳳陽倉糧本府倉糧與各州縣倉糧俱係存留本處官軍糧餉之數歷年災傷有派無徵近將本地商稅權宜抵補那前撥後亦足支持暫議停徵少寬民力仍照營田專加督責掌印治農官將水荒田畝設法開墾以漸加徵高郵州原派鳳陽米四千五百六十一石四斗二升今停徵米二千九百四十七石五斗二升興化縣原派鳳陽米一萬二千九百二十五石四

斗七升今停徵米六千八百一十二石五斗一升
二合實應縣原派鳳陽米三千六百二十五石四斗
六升今停徵米一千九石八斗九升四合俱係題
奉欽依備行各州縣遵照訖除實應縣文卷未到
然事體亦大畧相同惟益因彼時申報免丈之後
獨本州未蒙分毫蠲恤
知州吳道立適遇患病未及會同高郵等州縣申
請議處以致本州節年不耕之田照例全徵委屬
不均使後水平田出耕種成熟百姓亦自相忘於
無言矣奈何二十餘年猶然如故見今湖堤再決
水勢瀰漫阡陌沉於井底愁嘆深於望洋民窮剝
骨逃移且盡景物蕭條殆不忍言士民赴愬委爲
迫切卑職蒿目憂心切照糧因田派本國家惟正

泰州志

卷之九

三

之供田廢糧存實地方切骨之害民害宜恤正賦
難捐揆之今日誠窮則變變則通之時也所據民
人丁濱等告稱前情雖江燕飛糧難以更易惟以
嘉靖年間鳳陽存留之數較之則遞年酌爲坐派
止六千五百有奇今時一槩全徵至一萬九千以
上不論災傷不爲增減積逋難於取盈災民困於
追併誠爲疾苦迫切有不容不亟爲議處者況高
秦寶興兩州三縣壤地相連災沴一體彼三方之
蒙浩蕩之恩乃本州獨抱向隅之泣宜乎萬姓嗷
嗷歸怨前官失申而迄今爲之不平也因時

比例陳情蠲停之請委與相合儻蒙覆覈速賜轉
詳具奏查照高郵州并興化寶應二縣事例將今
踏勘過水灘田數除漕糧例難蠲免外其原派存
留鳳陽等倉糧米暫議分數停徵待堤固水平之
日仍照營田事例着掌印治農官將水荒田畝設
法開墾漸次加徵務足原額暫舒目前之急永惟
後日之圖國賦民生兩有攸賴矣

本州均糧申文

萬曆二十年四月

申爲公務事抄蒙欽差整飭淮揚海防兵備按察
使張憲牌該蒙欽差勘議河道工科右給事中張

秦州志

卷之九

三

憲牌前事本科看得高寶興秦均爲下流受水之

區據秦州興化士民所稱則糧又獨倍於他州縣

及查興化額糧則爲地者二萬四千二百餘頃爲
糧者五萬五千餘石維揚一府共起運米九萬七
千而興化則三萬二千及查他州縣每地一項起
運米有一斗三四升甚有二斗七八升者而興化
則每頃起運米一石三斗五升是十倍五倍之
數也事屬偏苦合行該道查議以便酌行等因蒙

此擬合就行爲此牌仰本州官吏照牌事理卽查

該州田地視他州縣果否相等額課果否偏重該
州水患視他州縣亦苦爲何久未調停論經久之

圖應否通融揆派論拯援之權應否速爲改折備

詳查議明確通將始末有行文卷具詳卽日申來

以憑覆覈轉報施行等因蒙此遵依該堂印知州
游查得本州一百八十七里該田地三萬九千四
百三十頃六十畝五分除上鄉五十三里坐田正
五千三百七頃七畝五分額科麥豆不計外下鄉
一百三十四里坐田三萬四千一百二十六頃五
十三畝三分額科秋糧米五萬六千三百八石七
斗六升五合五勺每頃計該米二石三斗一升七
合七抄內起運漕糧正耗共四萬三千九十五石
一斗六升每頃該米并二六輕齋共一石七斗五
升三合七抄夫揚州一府起運不過九萬七千而

本州則已四萬三千有奇矣本府各州縣田地每
頃起運極多不過二斗七八升而本州每頃則已
一石七斗有奇矣此視興化更重而偏累獨苦之
情有十倍於各州縣者自隆慶三年遭罹洪水及
高寶邵伯各湖建造減水閘座之後前田年年沉
於水底而前賦歲歲徵收如額以故本州百姓凡
有田之家無不貧窮徹骨逃亡接踵曾不若逐末
游惰之民反無賠糧切身之累興言至此誠可痛
哭流涕顧國賦不可以輕捐民隱無由以上達理
數已極窮變當通今日科臺目擊民艱檄行酌議

蓋災疲地方不啻生死而肉骨也卑職仰承德意

再三思維則有數說焉以備採擇為照有田則有租泰州錢糧所以獨重於

他州縣者謂其田坐水鄉稱沃壤耳今沃壤化為沮洳不復可耕而糧仍偏累是使不耕之田喻有

常之賦非大被拘攣之議盡為蠲減之圖則一方民生終不可濟此一說也係廟堂浩蕩之恩然而

不敢望也其次則莫如通融均派蓋錢糧分數起運重而存留輕起運急而存留緩今各州縣以歲

歲有收之田大半派存留而本州年年不耕之士大半派起運今非昔比偏累何堪謂宜就本府起

運九萬之內均攤三州七縣之中以存留各倉之糧均增泰州興化之額此一調停轉移之間而災

民稍得沾通融均派之惠此一說也所謂經常之策然而不能不取諸彼以與此也又其次則莫如

比例改兌興秦一體被災然興化自隆慶年間築有長堤一道隔住泰州之水使不得急洩每歲邵

泰州志

卷之九

三

有奇俱係改兌本州起運四萬以上俱係正兌計每年二六輕齎比興化多派至三千八百餘兩是

本州不得與興化同論災也不均更甚謂宜比照興化改兌事例一體矜恤則寬一分受一分之賜

此又一說也不得已而思其次也夫百姓包不耕之稅而朝廷施改兌之恩糧不失額民得昭蘇揆

不可行者儻蒙酌議就此數說之中定為畫一之計破格題請則子遺之民可望更生而受人之牛

羊為之求牧與芻者亦得藉手少効其區區之願矣

矣

本州宜陵壩申文 萬曆三十二年五月

申為急救民害事抄蒙欽差海防上司楊案驗該

蒙欽差漕撫軍門李批該本道呈詳犯人黃仁等

招由蒙批各犯俱依擬發落黃仁馮仁桑坤俱於該鎮柳號一個月餘如照實收繳蒙鹽院蔣批依擬黃仁等贖決發落實收繳山洋邗口仰該州如式築砌完報備帖行州蒙此卷查先據民人葉政蔣敏等連名告稱江都泰州上下兩河田地接壤高卑懸絕河防盜決害切剝膚下鄉田沉水底控告無路勢若倒懸豈意近被宜陵鎮罔利奸豪故將山洋河赤蓮港徐家涵子三處私開大河擅通商貨偷放私鹽致水下衝不分晝夜民田盡被淹沒春耕無計可施泣思河口雖屬江都水勢悉滄

秦州田旣沉水糧從何納利歸二三奸猾害盡槩州生靈等情具由申詳去後荷蒙府帖奉此又經卷查先蒙本府江防同知李信票爲異常大變盡國殃民事該蒙欽差巡撫軍門李批據本廳呈詳民人李時告塞涵口緣由蒙批准照行繳蒙此仰州卽便出給大字告示曉諭宜陵等處及上河一帶涵口小港行令水利官盡行閉塞不許水往下流上河洩水仍有舊通芒稻白塔等河流洩務使田禾有望國課無虧仍俱甘結申來等因蒙此隨該本州知州李賁令里長葉政等協同匠作蔣成

等親詣山洋河等壩口三百眼同估計樁木石塊
工價數目冊報在官先經本州設處銀四十兩批
差石匠蔣成前往江南地方採石運至河口興工
築砌續據蔣成呈稱山洋河壩已經載石興工爲
黃仁等攔阻口稱奉工部歲修發銀開闢孤匠難
敵衆棍只得呈明等情又據葉政等呈爲減憲殃
民事政等蒙臺分付遵奉院道明文築建宜陵涵
口至鎮仍被黃仁等攔阻不容建造口稱見奉工
部建闢院道何足憑信等情到州誠恐不的隨批
差民壯馬時牒行該縣許主簿切照本州遵奉撫

鹽兩院明文築砌涵口以防永患該廳奉何明文
築造新闢等因去後續又據本官牒呈承准本州
故帖奉本府帖文抄蒙撫鹽道府該批本州申詳
備蒙故牒到職准此卷查准本縣故牒爲覆勘三
十二年歲修工料錢糧事抄蒙工部道府河廳批
允備蒙仰縣轉牒卑職遵依行催樁木石塊起派
本鎮地方夫二百名積土親詣山洋河督率夫匠
興工開續准本州發石給示差人至彼動土興工
卑職隨卽停工間因到州申議問又蒙本府管糧
帶管河道通判李信票抄蒙欽差南河工部郎中

顧批據江都縣管河許主簿呈稱案蒙通判趙信
票蒙本部并欽差海防副使楊憲牌依蒙將本年
歲修工程奉文詳議改建山洋河石壩合用工料
錢種造冊呈來覈實轉報隨經行催椿木石塊親
詣宜陵鎮山洋河督率起派本鎮地方人夫打築
間續據該鎮保正薛能稟稱蒙發椿石打築山洋
河壩今有泰州告示亦裝石塊差人到鎮本月二
十五日興工理合稟明等情據此看得宜陵鎮山
洋河迺江都地界本鎮相離六十餘里本縣所轄
直抵斗門過宜陵尙諺四十餘里而山洋河居宜

秦州志

卷之九

三

陵鎮之東屢蒙上司行職築塞蓄水濟運卽該卑
職遵行並未干及泰州今本壩泰州旣欲改建則
河道亦當屬於該州若不呈明恐將來推諉等因
蒙此修築河堤自有分土且應修工程尙多遷延
而此獨爭先建造何耶豈其中別有說乎仰河廳
查報等因蒙此看得宜陵山洋河地方原係江都
縣所管設有土壩一座屢被奸棍私放船隻已奉
各上司詳允動河工銀兩改建石閘行委該縣管
河許主簿興工去後今蒙前因擬合就行爲此仰
州卽查該州奉何明文在彼修築石閘因何不行

申明本廳擅敢興作查羽星速申來立等轉報等
因到州蒙此該本州知州李查看得黃仁等故決
河防鄰國爲壑蒙本道轉詳奉兩院批允責成本
州築堤者蓋防仁等奸計百端籍此可一勞而永
佚本州不惜數百金之費拮据就理者念槩州百
萬生靈之可憫豈是越俎而代庖今日宜陵地方
不係本州所轄是矣乃院道詳允豈其不鑒及此
而輕徇卑職之請乎至於漕河之說殊屬無謂宜
陵隔河五六十里而遙自有漕運以來編派歲修
錢糧曾有波及宜陵地方而費工部南河之財力

泰州志

卷之九

元

載入成議者乎不其然矣更有異焉者開之與壩

施也壩以界水謂其限隔不相通也所以防上河
之水洩於下河爲民害也不得已中開一洞口蓋
謂壩以內有兩岸高田引水灌溉故兩利而俱存
爾今一旦借漕河之說改建爲開何名也哉姑無
他論卽舉淮南漕河建開之利害而折以理焉如
南則瓜儀之有開也謂其通江也如北則清浦之
有開也謂其通淮與黃也以故典司有官守啟閉
有開夫謂其通漕繫國家咽喉之重也今欲以民
問引水溉田之一洞而公然肩動河工歲修之錢
糧倡議建開借名利漕誰爲典守而特設之專官
誰編工食而歲給以夫役若瓜儀清浦之建置也
者由斯以譚奸民黃仁等之肺肝不俟其言之畢
而已如見矣蓋彼以此河久擗爲利一旦因本州
之奉詳有此舉也無從抵塞百計資緣圖遂壘斷
之謀以填溪壑之欲儻此開一建則啟閉任其自
裁私鹽乘夜半以往來何由禁嚴船隻借便道而
通利何所稽查而水勢愈大滔滔而不可救已
方之用六萬之賦皆將爲池爲沼而不可救已

誦工部批駁一則曰應修工程尙多遷延而此獨
爭先一則曰修築河堤自有分土豈其中別尙有
說蓋已明見及此而黃仁等奸謀秘計盡行敗露
不勝嘆服何容置喙但念憲詳久閣民害未除食
息難安不遑寧處查得萬曆壬辰前任吳知府曾
爲築塞矣曾不數年而黃仁等漸爲埋沒又不數
年而告稱充行公然給帖行險機關牢不可破卽
今憲墨未乾工力方舉仍敢阻撓至此假公濟私
巧爲欺誑卽斯故智長此安窮若不及今申明是
坐視咆哮之虎狼而甘心魚鼈乎蒼赤者也父母

秦州志

卷之九

三

之責謂何也擬合稟請俯照原詳嚴行築砌如式
庶憲詳不致久淹奸計毋得復逞上禪國課下濟
民生世世不朽

通學告兌糧呈

嘉靖四十年二月
代

陳應芳

秦州儒學廩增附生員劉嚴張愛鄭浙等呈爲兌
糧坐派不均賠累乞速改正以除積弊以甦民困
事竊照揚州一府所屬高郵等十州縣原額秋糧
米共計二十一萬八千九百有零每年額設起運
起兌米六萬石改兌米三萬七千石本府每遇徵
收之時各照州縣之原額分派正改之多寡歷越

既久未聞變更如秦州原額秋糧五萬六千三百石以數計之當一府總糧四分之一以兌運言之該派正兌一萬五千之多比之隣境獨爲加重苦於定額不敢告辭先年本府分糧俱照舊例公派或歲凶而爲之量減或歲豐而爲之量加雖有通融之時不致偏累之甚百年奉例輸納見存由票可查近自嘉靖三十年後驟加本州正兌米二萬九千六十一石不知何故派單到州百姓驚駭卽時具告有案在房不意此後連歲倭警地方有事之秋因仍不改歲爲定例迄今一十餘年受盡萬

分困楚纒一通查始知爲興化盡行改兌苦秦州盡坐正兌各州縣正兌仍照舊額不爲興化而代賠各州縣改兌因得通減反借興化以攘利獨厚一縣偏累一州切思一府正兌不過六萬石本州一處獨當其半八州縣共分其半一府改兌不過二萬七千石興化獨得三萬九州縣共得七千其偏重不均之弊不應什百千萬之殊若三十年以前原此額派則亦何辭今不係原額一旦加徵彼八州縣種輕糧之田乃夤緣以減改兌之輕稅秦州同興化之水反額外代彼正兌之重糧有天無

日不均之恨何自而平也況連年大水顆粒無收
人戶艱難逃移過半私累本分之糧尙恐輸納不
訖再加額外之派豈能須臾可活巖等久抱向隅
之悲深切呼天之痛激切陳情萬不獲已伏乞軫
念疲敝之極大開蕩平之塗查算州縣額例國初
迄於嘉靖之年原無偏重一旦變更萬民貽害懇
復原額務使公平各守成規永無紊亂庶常賦之
供人心悅服於無偏而垂死之民性命稍全於旦
夕矣

槩州告永折呈

萬曆二十三年八月

秦州志

卷之九

三

秦州里老細民葉政丁濱等告爲一方極天冤枉
匍匐控籲懇乞垂恩急救百萬生靈事竊照秦州
田糧坐派秋米五萬有零盡屬下河在高寶邵伯
湖堤之內地形如釜每遇堤決并減開水灌盡行
湮沒與興化一望共成汪洋譬之人身高寶爲入
水之喉興秦爲灌水之腹自隆慶三年以來堤無
歲不決開無歲不減田沉水底民窮刻骨死亡投
窆十室九空節蒙上司憐憫凡遇捐賑與高寶興
化一視同仁節年成案歷歷可查今年洪水泛溢
十分災傷已經委官踏勘申報在卷日望恩惻如

無買米包賠之累僉點無鑽營巧脫之奸差舍無
守提橫詐之擾衙門無需求使用之費版里無嚮
產賣人之苦解役無久淹囹圄之慘吏胥無侵欺
那移之弊官司無催科政拙之議一轉移而八害
盡瘳萬姓永戴洪恩於不朽災疲斃子之倒懸可
立解矣爲此冒昧奔天催告

秦州版里控南河工部塞河呈

代

呈爲懇恩敕塞堤閘以裕漕政以全農務以安民
生事切照天臺所轄南河自邵伯至灣頭一帶舊
設有減水八閘啓閉以時旱澇均濟利歸蜚輓澤

秦州志

卷之九

三五

遍黔黎一向堵塞已久今年四月蒙仁天軫念旱
魃爲災命啓八閘開渠放溜以救高寶興秦四郡
枯苗此意甚善不料開閘之後忽遭洪水天行肆
虐人事何尤又查最爲下鄉民受害者邵伯南首金
家灣地方原築高閘內堤以阻上流衝決比時近
灣奸民因利乘便洩水灌田突遇大水橫流遂至
衝開二十餘丈奈秦州地如釜形百里盡沉水底
此尤吃緊更爲禍源念今年之西成旣已無望將
來歲之東作尤屬可虞若不亟行堵閉則秦州六
萬七千之漕儲從何取辦秦地滄溺未盡之子遺

何計聊生再照減水八閘俱燦列河濱萬目共見
惟金家灣一堤原在入裏地方上臺不能目擊小
民皆不能知近日泰州災黎親詣踏勘方得其詳
至今水勢猶高九尺建瓴無異剝膚可憂伏乞天
臺大開惻隱盡行堵塞上全國課下救民生激切
哀懇上告

泰州厥里告塞金家灣呈代

呈爲籲電水患根源亟塞堤口以全國課以救民
瘼事切照金家灣一堤在于邵伯之南附近灣頭
濱東塘路入裏地方舊設此堤以捍上流之水逕

泰州志

卷之九

三

趨芒稻河以注于江而泰州下河藉此以免滄沒
之患蹇自崇禎四年大水橫流近灣居民盜決二
十餘丈奈泰州地形如釜以致淮黃之水悉從此
處勢若建瓴奔流東注接遭五年洪水相仍竟以
泰州爲壑不復歸芒稻河矣迄今金家灣堤衝決
至四十餘丈泰州下河一望巨浸滔天百里田沉
水底哀此子遺疊罹滄溺枵腹兩載老穉化爲溝
瘠漕糧盡付水濱今則東作當興糧田滄海若不
亟行堵閉何以急救倒懸但此堤屬江都所轄地
方於泰州爲剝膚之災在鄰封有秦越之視今闔

州父老子弟亟圖捍禦靡愛髮膚議照泰州民糧
五萬石每石釀銀一分共湊銀五百兩計同心千
萬人樂輸金錢競勸畚插但未奉批行難資彈壓
伏乞天臺上念漕糧緊急下念萬姓嗷嗷急委專
官董理工程及此春初速將金家灣堤口并江都
沿河徐家涵子山羊涵洞魯家溝河馬家灣河涵
洞張家涵子泰州九里溝河共六處勒限堵塞其
于國計民生有攸賴矣爲此激切哀懇上呈

藝文首列碑記以彰舊蹟載錄疏揭以揚前徽文獻足徵矣雖然文不關世教雖工無取故次及喫緊公移又及陳罔卿應芳下河圖論與劉大叅萬春正續竈糧考然皆淋漓感慨情見乎辭詩不云乎君子作歌維以告哀知是編爲告哀而發者其於嘉惠子遺思過半矣按甲辰舊志載有罔卿論著尋爲癸亥志所黜俾後之憂民者何所折而衷焉今特表而復之

王騶識

論漕河建置

以下俱陳應芳

圖所列南起大江北抵山陽漕河形勢大畧也漕

秦州志

卷之九

三

河惟揚州城迄揚子灣一帶可四十里地勢高阜延袤至邵伯鎮而北內外東西則皆諸水所匯而外自高寶內迄興泰鹽城地形窪下其一沮洳之區也自宋天禧中江淮轉運使張綸因漢陳登故跡經畫就中築隄界水俾隄以西匯而爲湖以受天長鳳陽諸水由瓜儀以達於江爲南北通衢隄以東畫疆爲田因田爲溝高泰寶興鹽五州縣聯絡千餘里而遙而五州縣之水有廣洋射陽等各湖以豬之有廟灣石埭等海口以洩之不爲田潦具稱沃壤矣此前代之所疆理而歷世因之不能

易者也至國朝復大治隄以通轉漕是爲咽喉要害而饑利民生胥於此焉依顧不重歟夫湖藉以資漕則隄以外不使水得出而後漕之通利也無壅遏淺澁之虞不然滔滔東注其有不決隄梗運者乎因田以定賦則隄以內不使水得入而後田之蓄倉也無淹沒漂蕩之患不然混混西來其有不傷禾廢耕者乎何也以五州縣之水概五州縣之田其漕也有限其洩也亦有限一遇霖雨尙爾泛濫湖決而下勢若排山四望汪洋總成一海當斯時也漕不勝漕洩不及洩數千里之內幾何其

不載胥及溺也而漕計且壞不可支矣是纒纒一線之隄者四百萬之軍需所藉以灌輸而國脉係焉百億萬之生靈所藉以待命而國本關焉故隄固則漕無害而淮南賴以平成隄壞則漕事阻而淮南胥爲魚鼈此其利害不啻燭照數計而龜卜也所從來矣

論地方形勢

圖所列距揚州二十里許至楊子灣漕河東爲鹽河專爲漕運而鑿之渠由江都歷宜陵鎮一百二十里是爲秦州州治州治而北不二里許則秦州

之水田也從東西二壩而下入新城河港白口寧鄉司凌亭閣而北一百四十里爲興化稍折而西南八十里爲高郵再折而西北一百二十里爲寶應又再折而東北九十里爲鹽城是起自泰州以及興高寶鹽紆迴雖共四百三十里然阡陌連壤東漸於海西濱於湖而鹽塲草蕩河泊湖港則周遭不下數千里而盈矣千里之內往來者止憑舟楫之通畧無牽挽之路其形其類一釜底古所爲號澤國也然所由稱沃壤者徒以湖隄固而水利興耳隄一決則千里者壑矣沃則俱沃壑則俱壑

泰州志

卷之九

旱

未有一州被水而一州獨異一縣被水而一縣獨存者也故言其合也則五州縣者其利害其豐約鈞者也無彼此一也言其分也則泰州田於邵伯湖爲近邵伯隄決先泰州而興高寶鹽次之高郵興化田於高郵湖爲近高郵隄決先高興而泰寶鹽次之寶應鹽城田於汜光湖爲近汜光隄決先寶鹽而高興泰次之水至有先後水害無淺深蓋射陽等湖所不勝漭而廟灣等口所不及宣者也譬之人然諸湖皆喉也五州縣田皆腹也海口一尾閭也水自喉入必腹滿而後從尾閭以出而謂

腹以內有一之不受者乎况大於喉小於尾闕多其入少其出而謂不漲滿于腹也有是理耶

論廣陵田賦

圖所列田高下下者宜稻上者宜菽麥然而大江之濱湖西之坂漕渠鹽河之間往往引水鑿渠以資灌溉此所謂甚美高腴之地也不特宜菽麥而已廣陵之屬爲州者三爲縣者七南有儀真有泰興東有如臯又東有通州有海門厥土臯而且厚多前所稱引水鑿渠者是已湖決而東不相及也可勿論論其在圖者江都之賦米三萬有奇豆麥

泰州志

卷之九

聖

稱是其在邵伯以下與泰州水田比隣而界邵伯隄決江都此地亦嘗被災矣然以通縣計之不十分之一而由瓜渚以接泰興則濱江也由楊子橋以至高廟則漕渠也由楊子灣以至宜陵斗門則鹽河也由黃子湖以至諸塘及西山等處則蓄洩無不利也故不得以邵伯一隅之害而并議四境膏腴之利然而邵伯之民猶然缺望一夫不獲時子之辜得不希當塗者一區別乎高郵西對天長寶應相與連壤高臯腴地多亦有之第最重者有下河自不應議及耳人亦有言江都美矣雖有邵

伯之災不以蔽其美何也美之地百而災之地一其數不勝也高寶災矣雖有湖西之美不以蔽其災何也災之地百而美之地一其數亦不勝也若秦與興則異是維揚之賦二十萬秦與興一州一縣者居其半彼三州六縣者居其半夫非以其地多水田偏宜稻也而特重之歟今田化爲沮洳而稻且屬烏有矣十萬重賦胡以供之然興化之不能供也當塗者蠲恤之疏屢上而適負之誅常寬興化災民猶得延旦夕以冀將來平成之望而秦州則覆盆不白矣豈以興化不有旱地故以躋於

秦州志

卷之九

聖

高寶而秦州不止水田可以比於江都耶不然矣夫亦未酌其分數耶論事者當考其原恤民者必關其痛秦州之痛不啻剝牀以膚矣試窮其源一相提而論上下二河足相當否滔滔汪洋止若邵伯之一隅否蕪蕪原野能如江都之四郊否以不耕之田供有常之賦將終不得擬於高寶興化三州縣否分數多寡可較而知也語具在後論中儻誠有若推之恥由溺之思懇懇然赤子其民不以秦越視之請一虛心詳察當不吝引手投足而亟求所以援之者矣

論田賦分數

圖所列南界泰興西界斗門東界如臯此三面故
泰州所稱高阜者其中惟鹽河一帶引水而田足
稱腴壤可稻計科米三千九百石有奇而自兩岸
入內則高亢無水不可禾矣計科麥六千石有奇
豆八千石有奇再內則仰瓦而下不三里盡下河
矣北界興化則科米五萬二千石有奇此夏秋兩
稅上下二河田賦之大端也麥豆不論夫秋米者
上河止三千視江都之三萬同乎下河至五萬視
邵伯之一隅同乎其不可共日而論也明甚夫江

都不得以一隅掩三萬泰州柰何以三千掩五萬
也甚矣論災者不考於分數之多寡以困此一方
而令不得其平也吁嗟乎寃哉若又謂興化無上
河泰州尙賴有此三千石也卽大水爲患猶可藉
手而豆麥所產亦足易米而輸之官耶則又誤矣
上下二河截然兩地之民也夏秋兩稅判然二時
之賦也漕糧兌運此三千石足乎豆與麥可充作
乎上河之民能代下河輸米乎譬之一家然兄弟
分爨久矣戶役各自以身任之其後一人富一人
貧而貧者役又獨重自非友愛之至欲強令富者

代貧者而受重役也必不能矣又譬之兩邑然井疆區以別矣錢糧各就地所產者派之假令一邑豐一邑歉而歛邑賦又獨多自非父子之親欲強令豐者代歛者而輸多賦也必不可矣嘗考歷代沿革泰州唐初爲海陵縣後又分爲一州一縣州名吳州縣名吳陵其時未有如臯未有興化也至元始專爲泰州而以一州一縣之地於內稍析爲如臯又稍析爲興化以故上下兩河泰州兼有之而其有下河也又偏獨多今維揚諸屬編戶定賦未有若泰州之兼有上下河者今如臯盡以上河

泰州志

卷之九

畧

論矣興化盡以下河論矣兼有如泰州乃不酌其分數顧令同類於如臯而不得比災於興化豈不寃哉予特爲論著其事而又以錢糧額數分列於下觀當路者考鏡焉

泰州編戶共一百八十七里

上鄉編戶三十五里 官民地計一千九百八十

九頃六十畝四分二釐 一科正米三千九百

一十九石六斗二升二合七勺 一科小麥六

千四百九十七石五斗五升三合七勺 一科

黃豆八千七百五十六石二斗一升三合七勺

以上稱上鄉圖所列三面旱地也兩稅之數具是矣地之所獲者雖饒年之所遇者鮮歉獨畏旱耳以是而槩比于下河欲望上之蠲恤是欺也是不忠也第執上鄉之鮮歉而掩下鄉之常災則寃矣先年丈田守謂下鄉糧重苦水欲通融以下河秋米分派此中名曰爲下河減糧而不知物土所宜各有定產此無米之鄉也而強以米坐之甚矣其不通也宜其不能行也

下鄉編戶一百五十二里 官民田計三萬四千一百九十一頃五十畝八分七釐 一科正米

秦州志

卷之九

巽

五萬二千三百九十九石一斗六升五合九勺以上稱下鄉圖所列北界水田也秋糧之數多至此乎湖平則猶爲禾黍之鄉湖決則常爲汪洋之海蓋近已十年而八九矣乃令不得與高寶興同論災也平乎否耶查秋糧興化則五萬六百七石五斗九升高郵則二萬九千九百八十一石三斗四升寶應則一萬二百七十四石二斗二升此一州兩縣之賦視秦州分數多寡何如哉今諭水止高寶興化而不及秦州尙也夫連壤而錯居其地同被之水又同編戶多而

錢糧衆則地益廣遠明矣地益廣遠則災益深重明矣豈地廣且遠而被水反狹而近耶誠所謂覆盆不白者也

論勘災異同

圖所列五州縣水患詳矣然被水無彼此而論災有異同豈當塗厚薄其間而秦州之民夫獨非當塗赤子哉必不然矣此何以故則多所聞鮮所見而見之者有所見又有所不見云耳何謂多所聞鮮所見高寶當南北孔道使節之往來如織濱湖苦水孰不流傳而興卽高郵屬邑言高郵則必言

秦州志

卷之九

巽

興化矣此三方者固世所指名也而秦州僻在東偏誰則見之而誰則聞之何謂有所見又有所不見秦州之僻往來者獨二三上司也上司以樓船從楊子灣入徒見兩岸禾黍穰穰洵美且都嘆賞不容口而安見江都秦州之分界也又安見下河之一望成湖也其有行縣入興化者故道又不由秦州往也而秦州之水安從見之然間亦有勘災之委官矣委官之入境未嘗一遍歷也上下河多寡之數未嘗一通考也其以災報者往往雜於下下之間未嘗一分疏爲區別之也而興秦一體之

義又何自而得轉聞於當路乎當路且不聞矣况廟堂乎雖然顧當路加意何如耳請以已事明之登城而嘆隆慶三年有衡水傅後川公矣刻篆而鳴萬曆二十一年有烏程吳平山公矣以故兩年大水泰州得與興化其蒙蠲折之請民之仰之若嘉穀之有時雨也萬曆十四年嘗大水矣勢更洶於上兩歲者偶有當路從上河來父老羣聚而控之反逢其怒曰吾親聞兩岸栽秧歌聲不絕於耳若曹何自言水災也是誰我爲首者榜笞三十及如臯尹奉檄來勘而尹故善諛當路風旨州又適

泰州志

卷之九

聖

同知署事時屆端陽方駕龍舟戲水上爲樂屬視如臯不爲禮尹怒而去報如前當路言是歲也水盡滔天興則改折泰則全徵漕舟抵河下至鬻妻兒以供而民不堪命矣此見與不見之明驗已嘗謂名實者論之辨也利害者事之審也五州縣一爾高寶興有災之實而亦有災之名有災之害而亦有災之利不幸之幸也泰州同有災之實而獨不有災之名同有災之害而獨不有災之利不幸之不幸也下河水爲祟上河掩下河水亦爲祟何也當路謂泰州之幸有上河也而不理其災百姓

怨秦州之不幸有上河也而槩覆其災民隱若是
苟一權於名實利害之辨尙其有痼瘵之思乎
論正改漕兌

圖所列五州縣歷年之水顛末業已備具論中矣
涿洞之警平成無日賦役之數一定不移萬姓所
日夜延頸而待者獨望有朝廷浩蕩之恩而已顧
錢糧額派於縣官爲維正之供於百姓爲有常之
賦則起運存留兩端耳起運如內庫上用及京邊
軍需是已存留如官生俸廩及地方經費是已數
者有一之可缺乎缺一不可柰何得輕言蠲大司

農於四方奏報災傷往往急起運而緩存留而不
知存留之於地方卽起運之於京邊無得而緩焉
者也故急起運者實徵也緩存留者虛文也然則
所望浩蕩之恩者何出漕糧之改兌改折是已何
言乎改折也漕糧正兌以石爲律有補閏二六等
費計納銀一兩二錢有奇而改折重則七錢輕則
五錢止矣何言乎改兌也漕糧正兌以石爲律有
水腳過湖等費計納米一石七斗三升有奇而改
兌則加耗米二斗五升又加變易米二升止矣改
折之數年例若干漕司留以待四方不時之災而

改兌之數均派各省聽其臨時自相酌量調劑而已故改折非撫按勘實災至九分五釐以上者不得輕許然大司農猶有嚴禁之請改兌聽之司府就地方之原額爲派單之多寡大都不相上下予不識漕計此其大畧之數如是也今興化以頻年被水漕糧盡從改兌矣改兌未已并改兌盡從折色矣折色未已并折色又盡從永折矣浩蕩之恩廣被於興化者如此頃當路又因興化以及他方同有是災者俾高寶漕糧亦盡從永折之例矣是浩蕩之恩推廣於高寶者又如此而獨泰州一不

與也士民思之不得其故相聚而扼腕曰使州田而異於興化也無怨也使州糧而輕於高寶也無怨也今田之沉於水也於興化非有疆界之別糧之出於田也於高寶且有輕重之殊何乃見棄當路不蒙體勘豈不沉寃於覆盆而號泣於向隅也乎哉矧復使爲興化代糧抑又寃之寃矣請得肆言之維揚一郡三州七縣秋米共二十一萬八千八百九十六石二斗二升於內額坐起運正兌米六萬石改兌米三萬七千石以均平之法言三州七縣視額糧爲例每糧一萬當得正兌若干石改

兌若干石此一定自然之數也以通融之法言三州七縣年視豐歉爲例豐者加正兌減改兌款者增改兌減正兌此臨時劑量之數也於徵輸之內寓輕重之權要以不失維揚九萬七千起運之額以足國家漕運四百萬之儲而已漕規立法之善所從來矣故秦州額糧五萬二千有奇當得正兌不過一萬五千改兌不過九千二百而已嘉靖三十年以前此數未之或爽雖准通融之法臨時微有增減計於均平之法成數無不脗合各年派單由票府州見存卷案歷歷可稽也其後正兌忽派

秦州志

卷之九

五

至二萬九千六百視原額驟增一萬四千石而奇矣改兌忽派止一千九百五十視原額驟減七千石而奇矣懸絕已甚奉單之日靡不駭而且疑然竟莫知其所自起聊一具訴而當路輒不報也嗣是年年因仍遂爲常例而不聞有所更訂者夫以一郡正兌六萬石而秦州至二萬九千是十分而五也一郡改兌三萬七千石而秦州止一千九百不十分而一也增正兌一萬五千石歲計多徵銀一萬六千兩多徵米九千五百石則十分而又加七也民之重困不啻塗炭而倒懸矣顧不知漕規

於各省果如是偏重而不均否耶假曰奉旨則必有題奏章疏可據也假曰額例則三十年以前不應有異同也假曰應增則維揚總賦未見部文奉有事例續派也三州七縣一也此既有所加彼必有所減此既蒙其害彼必蒙其利益嘗得其故矣先是興化政府及第篤厚桑梓維時水災尙不似今時之困然已力爲之地而當路因以一郡改兌漕額盡三萬二千派於興化餘五千有奇派於三州六縣爾夫興化旣以改兌易正兌則應得正兌原額仍就三州六縣公分之可也三州六縣旣通

秦州志

卷之九

五

減改兌則應得改兌原額仍就起運正兌內遞加之可也乃不一衡量而徑以興化一萬五千正兌舉而盡裁之秦州彼兩州六縣者正兌未嘗一失故物而起運驟反遞減有差此何以說也對興化言是秦州爲興化全代正兌也對各州縣言是秦州爲各州縣分代起運也揆之天理則不通質之事體則大謬不知當路何以會計也抑有由也蓋衆怒難犯加糧於衆邑則羣起而噪者必多殊費若解不如一邑之可欺也編戶之遠無如秦州也額數之重無如秦州也挈而與之足可掩覆不鮮

谷邑之難敵也故興化宣言曰秦州有上河富郡也非興化所得望也當路信之謂秦州真富郡也果興化所不得望也噫何其冤之甚也蚩蚩之民亦將何所控告哉當是時下河猶未沉水也民力尙未殫竭也耽燕雀處堂之安而無鴻鴈集澤之感則亦因循已爾今則沉爾田矣傾爾家矣叫閭無自泣路堪憐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能不追怨當時之首事者乎今夫富室兄弟之析產也一取數多一取數寡然而皆不失富也心雖不平而猶以富故不之較爾一或貧矣則豈得不追怨於析產

秦州志

卷之九

五

之多寡而求鳴之官也富室百姓之當差也前役原輕後役加重然而力尙可支也心雖不甘而猶以可勉支強應耳一或貧矣則豈得不追怨於輕重之不均而求脫於已也秦州今日何以異是糧非洪武之舊強代興化之賄興化政府所以爲興化則得矣其如貽怨於隣境何勢窮數極返本還原不當復秦州之故物耶若終念興化之不能復也破格題請令兩有所存不亦無偏無黨之政乎如不其然則請當路親舉玉趾特詣秦州興化之境履畝而勘周詢而咨度焉地之高下同否用之

被水同否正兌之獨加於秦州順否收兌之獨存於興化安否起運之并代於兩州六縣是否然後以先年具題之疏及所以攤派之由的然示以當加當減之故毋使不知而暗賠曉然論以公平正大之理務令心悅而誠服卽雖不蒙一體蠲恤而亦可免退而後言也

外史氏曰秦自昔號澤國與高寶興化天水相連風飄直達非有涯涘可施牽挽余數間渡於此是以知之而州治南面獨據上游外鑿漕渠以一衣帶水通蜚輓之利卽廵方直指從上河來入茱萸灣東走如

秦州志

卷之九

三

臯通州者是而不知其賜履西迄江都僅二十五里而止南迄秦興僅二十里而止其爲上河析壤幾何自守土者傳舍其官秦越相眎有習覩萸灣以東兩岸禾黍芄芄黃雲被晦而忘其非秦州者矣況可責之輶軒過化者乎今下河歲歲苦陽侯高寶興歲歲蒙蠲折而秦州之題災獨不與撫按之責乎抑監司之責乎甚至最剝膚者金家灣一堤歲被土著盜決激水罔利而一切莫之省憂沉璧無能高岸爲谷竟棄下河五萬三千之漕糧於沮洳一壑而猶不能與三州縣均望復租之惠尙可諉曰非距心之罪耶試

令問卿而在不知又如何痛哭流涕而長太息也余
故閱水鄉圖而并論次其說三復低徊以志其咨昏
墊之慨云

秦州志卷之九

終

秦州志

卷之九

五

